

### 文字裡的三聚氫氣

連盈慧

看席間文化前輩手談談話神情和語氣，已推測到他在婉言拒絕某八卦周刊記者的訪問，收線後他果然搖頭笑對我們說：「見過鬼怕黑！」

另一位座上行人大有同感，也談起他接受另一同類周刊訪問的經驗，說那次記者以為人家專門攝影助手入門時滿有誠意，就天真地以為人家登門造訪，一定是自己的粉絲了，於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事事有問必答，可是事後文章發表出來，重點全部消失，內文幾乎成了問非所問，答非所答的「騎呢」版本，他才恍然大悟，明白到原來「記者」不外主要借訪問拍攝出事的真實場景取信讀者，然後天馬行空有其事大做文章，可憐在最後他尷尬不安的，是白紙黑字當中，還涉及記者想當然，他不曾說過而以影響第三者友誼是非。

照片亦經過他們「編輯自主」篩選，令他啼笑皆非的是，當時照片煞有其事認真拍了好幾十張，挑出來刊登的，卻是最不顯眼角落令讀者有負面聯想的幾張，而且說明文字刻薄帶刺。

大家早就知道那類周刊作風一向如此，行內知情人士說，那些記者受過老關訓練，訪問稿為了吸引讀者興趣，首先要「突破傳統」，不要報喜不報憂，這本來也不是壞事，為名人響花掛紅的文章太多了，事實也不好看，可是也得要中間落墨，實事求是，坊間少量正派刊物有些健康，態度中肯平實，何嘗不吸引讀者？八卦周刊走火入魔至嗜放成癮，脫離事實誇大聞者的陰暗面亂加枝葉，弄到文圖並「謬」，陰暗得過火就有失公允。

這類訪問，初時或能吸引某類精神偷窺狂的讀者，日久看穿這套把戲，發覺花巧語調千篇一律，受訪人物都是同一作者在發揮舞台功能，扮演不同角色自問自答，失去新鮮感，便會令人人生厭。

記者自鳴得意，倒沒想過這「妙筆」未必因此生花，可能已墮落風塵，不自覺成了變態文字的俘虜。

### 意麵情迷

蘇狄熾

平日很少收看電視劇，早前卻給一齣在周末播映的韓劇吸引，不惜調校錄影觀看。看過了全劇，共二十集的《意麵情迷》韓劇，也不知道演員是誰，只是給劇中的背景和戲軌迷住了。故事圍繞首爾一間意大利餐廳廚師的故事故事，加播很多感情支線，對我來說，都是次要的「伴碟」而已。吸引我的是廚房中的煮食場景、意麵設計，當中又以我的煮食場景、意大利麵的烹煮為要，其實，此韓劇的英文名字就叫「Pasta」！

「Pasta」即意式麵食，泛指所有源自意大利的麵食。在意大利，一般會用「Pasta」來稱呼各種麵粉及水，有時或會加入雞蛋製成的麵食，需要水煮熟食用。意式麵食的特點是有許多種不同的式樣，例如：意大利麵條的長條形、通心粉的半月形管、螺旋形的扭曲狀……千奇百怪，令人目不暇給。

十月初再遊托斯卡納期間，同行的友伴都是饕餮一族，每頓飯都尋求美味，而且都有意麵。在羅馬西班牙階梯附近的餐館，我還是第一次吃到美味絕倫的墨汁意麵。墨魚汁意麵真是令人又愛又恨，喜歡意大利菜的人一定不陌生，那種墨魚的鮮味完全釋放，令你但覺齒頰留香，也顧不得吃時滿嘴牙齒染黑，有礙觀瞻。據說，墨魚的墨汁經醫學證實，含有一種能夠活化細胞的物質，可以抑制癌細胞，已經被用在新型的防癌藥物上了，惟有以此為由，飽餐一頓再說。

### 緩兵之計

韋基舜

本來，「及時雨」宋江與盧成達成協議，承諾只要盧家莊不支援祝家莊，就把祝家莊來投的人，綁交梁山泊，梁山泊便不與盧家莊為敵。

豈料「黑旋風」李逵正殺得手順，把盧太公門老少殺光，血洗盧家莊，盡掠莊內財賦。如此做法，有違軍令，理應問斬，但宋江念在李逵殺了祝龍、祝彪，只申斥一番，不予治罪。

無他，此乃宋江私心所在。

梁山泊山勢頭領之中，李逵武功最高，此人死心塌地效忠宋江。莫說血洗盧家莊，就算闖了更大的禍，只要不危害宋江身家性命，宋江也包庇維護黑鐵牛，好幫助自己實現坐上梁山泊山寨第一把交椅的野心。

話說梁山泊滅了祝家莊，血洗盧家莊，獨龍崗三莊聯盟支離破碎，此乃源於祝太公利慾薰心，祝應年今氣盛。

如今，獨龍崗只剩下李家莊。莊主「撲天鵬」李應驚喜相交，「驚」的是宋江帶人入侵李家莊，「喜」的是梁山泊滅了祝家莊；替自己報了一箭之仇。李應未摸清楚梁山泊的意向，遂在莊上養傷，閉門不出。

唯是世間事，「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一日，莊客入報李應，說是本州知府帶領三五十個部漢到莊，開口便問祝家莊的事。李應聞報，慌忙叫總管「鬼臉兒」杜興開了莊門，放下吊橋迎入。

知府進莊，來到廳上居中坐了，側首坐着孔目，一眾押番、虞候、節級牢子在下侍候。知府問李應可知祝家莊被殺一事？李應謂自己中了祝

彪一箭，待在莊上養傷，一無所知。

知府斥李應胡說八道，並謂：「祝家莊有狀子告你結連梁山泊強寇，引誘他軍馬，打破了莊；前日又受他駝馬羊酒，綵緞金銀，你如何賴得過？」

李應連忙否認，唯是知府不聽其解釋，吩咐把李應捉到衙門去「與祝家分辯」。查實，祝家莊已滅門，何來仍有與李應對簿公堂？而且，押解李應出莊時，一併把杜興押走，顯然另有別情。其實，何來官府，只不過是「智多星」吳用之計。

知府押了李應、杜興出莊，走不到三十餘里，只見林子中，衝出宋江、林冲、花榮、楊雄、石秀一千人等攔住去路，林冲大喝一聲「梁山泊好漢合夥在此！」，「知府」一眾不敢對敵，棄下李應、杜興而逃。

宋江喝叫眾人追殺「知府」，眾人追了一會，無功折返，宋江乃請李應上梁山泊暫時躲避官非。姑勿論大小，李應也是一莊之主，有田地財富，又豈會與梁山泊混在一起，他之所以與祝家莊結怨，乃好勝，受杜興唆擺才會強出頭，更何況上山入夥，人微言輕，沒有地位，不及仍為莊主，呼奴喝婢那麼威風，因而今番拒宋江所邀上山躲避。

但是，宋江一心培植自己的勢力，游說李應入夥，說是糾纏官司，李應亦有理說不清，「既然大官人不肯落草，且在山寨消停幾日，打聽得沒事時，再下山來未遲」。

顯然，此乃黑三郎緩兵之計。

## 在玫瑰裡面

在倫敦的小女兒，學校假期間旅遊走到巴黎奧塞美術館，知道我喜歡畫，特別通過電郵寄了一些圖畫給我，其中有一幅正是雷諾瓦的《煎餅磨坊》。這一張尺幅巨大的油畫(131cm×175cm)，構圖看起來龐雜，色彩層次豐富，畫面充滿歡樂熱鬧、輕鬆活潑的氣氛，是雷諾瓦在一八七六年印象派畫風巔峰期的代表作。

《煎餅磨坊》是杜普雷父子開設的一間咖啡餐館，地點就在巴黎蒙馬特一座滿布葡萄園的小山上。蒙馬特在當年的巴黎，是上流社會的貴族們視為骯髒低級的貧民區，但這裡卻是藝術家聚集的山丘。雷諾瓦喜歡它的那種自由自在、熱鬧活潑和充滿平民生活氣息的感覺，於是表示要到現場作畫。當他開始動筆時，許多朋友都樂意充當他的模特兒，還有一些喜歡他的圖畫的「粉絲」，自願為他搬畫具扛畫布。這一幅充滿富麗色彩和愉悅情調的大型畫作是在諸多朋友的協助下完成的，可說是友誼的結晶品。

創作這幅作品的前一年，也就是一八七五年，雷諾瓦的另一幅作品《陽光下的裸女》於展出時被抨擊得一文不值。他以創新的手法，在裸女身上畫出光的影子，而那肌膚上反映出來的光點，被固步自封的人嘲罵為屍體上的斑點。

事實上，雷諾瓦是個對自己的作品要求非常嚴苛的畫家。他的畫作《愛絲梅拉達的舞姿》早在一八六四年已經獲得入選沙龍，並登上一一年一度的國家美展，這在當時可不是容易的事。但雷諾瓦卻對入選的這幅圖畫並不滿意，展出以後，他親手銷毀了它。

不再繼續埋頭躲在室內，而是邁開腳步走出戶外，在陽光下仔細描繪光影的流動，這是印象派畫家與之前的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畫家最不同的特點。因此印象派畫家又有另一個稱號是「陽光下的詩人」。

雖然大部分的人把雷諾瓦歸類為印象派畫家，並

把他和莫內、畢沙羅、德加等同期畫家視為印象派主義的開拓者之一，雷諾瓦和莫內曾經拜於同一個來自瑞士的畫家老師查爾斯·格萊爾門下，因此莫內既是他的好朋友也是師兄弟。然而同時也喜歡巴洛克的雄健和洛可可嬌媚風格的雷諾瓦，對於成為其中一名「陽光下的詩人」的代表畫家卻頗為反感。

印象派之前的畫家，習慣以黑色作為表現陰影的色調，但是別開生面的雷諾瓦，他圖畫中的陰影卻以補色來取代(紅色的補色是綠色，黃色的補色是紫色)。因此，他所調配出來的顏色層次之豐富，讓人歎為觀止，並稱之為「彩虹色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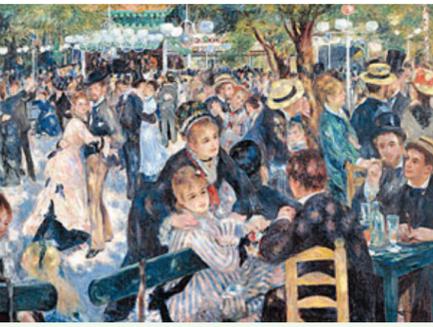
對顏色敏感並且喜歡探索色彩的奧秘的雷諾瓦，擁有獨特的可以看見最微妙色彩變化的眼睛。然而他畫中的繁複色調雖然讓人開眼界，卻無法即刻被當時的人接受。家境貧窮的他有一個時期只能靠畫肖像為生。

一直到一八七八年，一個名叫夏邦蒂埃的出版家邀請雷諾瓦到他家出席一個宴會。這是雷諾瓦首次踏進法國上流社會的一個宴會，也是他生命中的一個轉捩點。宴會以後，出版家夏邦蒂埃再度邀請他，這回是為出版家的夫人和孩子畫肖像。如今收藏在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那幅著名的《夏邦蒂埃夫人和孩子們》在畫好以後，馬上趕了敲開法國上流社會大門的作用，同時也為經濟拮据、生活貧困的雷諾瓦帶來轉機。

一八八一年，雷諾瓦經濟穩定後，因為本著對藝術不竭的追求和熱愛，他開始到意大利研究古典藝術，尤其是文藝復興時期的大師作品和龐貝古城的壁畫，深深地影響了他。這一次的旅行遊學，為他的創作帶來新的生命力，他的作品出現了嶄新的面貌。他在這個時期發現的「龐貝貝紅」，一直用到他年老。

不喜歡人家把他放在印象派主義旗下的畫家於一八八三年告別印象派時說：「我已經用盡了印象派

《煎餅磨坊》是雷諾瓦的代表作。網上圖片



的繪畫技巧，得到的結論是，我既畫不好油畫，也畫不好素描。簡單地說，印象派已經走入了死胡同……」

二零零八年五月六日在紐約，蘇富比主辦的一個名為《印象派暨現代藝術品》的拍賣會上，雷諾瓦的作品《在玫瑰裡面》，以兩千三百五十萬美元成交。

一心想和印象派分手的雷諾瓦可能沒有想到，在他死了八十四年後的今天，藝術界人士依舊不願意讓他和印象派脫離關係，照舊把他歸類在印象派畫家裡頭。

這一幅《在玫瑰裡面》的圖畫是雷諾瓦在一八八二年完成的。畫中的女人是巴黎富商兼藝術品收藏家里昂·克拉比森的年輕太太。當時雷諾瓦是應里昂的要求，在里昂家的私人豪華花園裡為他的太太瑪麗·亨利特留下她年輕美麗的情影，意料不到作品完成以後，畫面上充滿繽紛盛放的色彩鮮艷豐富的花，卻無法取得客戶的歡心。

里昂不願意接受完成的《在玫瑰裡面》，被聘請來畫畫的雷諾瓦只好另畫一幅傾向學院派古典作風的圖畫。而這一幅《在玫瑰裡面》於一八八六年在美國出售，是由雷諾瓦的經紀人杜蘭·魯爾經手。當時亦創下印象派畫作越洋交易空前紀錄。

這幅畫數度在紐約與巴黎易手，一九三七年由一位收藏家蒐集，直到這次的蘇富比拍賣會前，從不曾公開展覽。

出身貧窮的裁縫家庭的雷諾瓦，能夠從無名小卒到受人公認的肖像畫家，甚至被號稱為「印象派大

師」。除了本身的聰明、努力和才華之外，還有一個始終支持印象派畫家的圖畫經紀商杜蘭·魯爾的功勞亦不可抹煞。

杜蘭定期向雷諾瓦購畫，並想辦法把他的作品推銷到其他國家，一八八六年，杜蘭替雷諾瓦在美國紐約辦了一個非常成功的畫展，雷諾瓦一共展出三十八幅作品。

一八九二年，雷諾瓦的畫作終於得到法國政府的認同，國家開始收購他的圖畫。所有畫家的榮譽都要經過時間的考驗，因此往往都不會來得太早。這時五十一歲的畫家年紀雖然並不太老，卻已得了風濕性關節炎，不得不搬離巴黎到溫暖的南部居住。再過十年後，中風的雷諾瓦癱瘓得必需依靠輪椅才能行動，但把繪畫當成生命的畫家，在這樣艱難的情況下，仍然堅持創作。只是他無法揮灑自如，連畫筆也得賴照顧他的護士放在他僵硬的手指間。閱讀到這一段文字，我們感受到畫家的痛苦，但是畫家說：「痛苦會過去，美會留下來。」

旺盛的創作力給雷諾瓦旺盛的生命力。七十八歲的時候，年邁體衰的畫家不顧疾病纏身，還到公園去作畫，結果受到風寒，後因肺部充血而死亡。

雷諾瓦曾說：「一個人必需親身投入他所做的事情中，……跟你說真的，我是為自己而畫，就只為我自己。」

一個人在有生之年，能夠為自己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就像是生活「在玫瑰裡面」，日子是絢麗而充滿香氣的。實在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令人羨慕不已。

### 胡適談翻譯

隨想

九月中前住南京時，曾在中山陵園池邊烈士墓前，和范鴻仙的長孫范烈烈談話。

這位八十二歲的先烈後人，談到她祖父在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凌晨，慘遭袁世凱派去的殺手殺害，身中七刀一槍身亡的往事，更談到她祖父在一九〇八年時，和胡適一樣提倡白話文，因為他認為只有白話文，才能有效宣傳革命。更在同年七月，在上海發行《國民白話報》，兩個多月後改名為《安徽白話報》的點滴。

胡適在美國的《留學日記》也記有看到報紙刊出被刺殺的消息，還記下如何初識范鴻仙皆因白話文的經過，最後用「嗚呼！慘矣！」作結。

十月初，讀陳建華編選、周瘦鵲著的《星期六的晚上》一書，內中有一篇名為「胡適之先生談話」的短文，說到他在二十年代的上海，到極斯菲而路和胡適作了兩個小時的訪談，從電影《亞洲之光》談到在《新月》發表的一篇翻譯小說《戒酒》。

那是美國短篇小說作家歐亨利的作品，周瘦鵲問胡適翻譯是否都採取直譯。胡適說：「能直譯時當然直譯，倘有譯出來使人不明白的語句，那就不妨刪去。」所以他翻譯的《戒酒》是刪去了開頭幾句的，因為那「全是美國人的話，譯出來很吃力，而人家也不明白，所以我只取其意，拼成一句就得了。」

胡適還說，他翻譯的短篇小說，先給太太和孩子讀，如果他們都能明白，「那就不怕別人家不明白。」

周瘦鵲除了是鴛鴦蝴蝶派的催淚作家之外，還翻譯過《福爾摩斯探案全集》及《歐美名家偵探小說大觀》等書，不知有沒有採取胡適的「刪改拼」的譯法。

### 荒謬的《秘密圖紙》

生活語錄

近年內地流行「大型戰戰懸疑電視劇」，有的拍得不錯，有的卻是兒戲得很。像我曾批評過的《中共地下黨》，以真人真名拍攝，卻令稍有點地下活動常識和了解港澳社會實情的為之失笑。

現在這一齣《秘密圖紙》，又是情節十分荒謬，但又「引人入勝」的連續劇。為什麼說它荒謬呢？舉一個例子，話說我邊防某部的作戰參謀陳亮，為了要打進敵人的特務機構，需要接受敵人的嚴重考驗。他的妻子是公安部門的高級偵察員，特務頭子要他通過最後的考驗，就是要打死他自己的妻子。陳亮為了獲得敵人的信任，不惜執行這個「任務」。當他開槍，妻子中槍倒地，觀眾以為他是真正叛變了，投靠敵人的時候，他的妻子也以為丈夫這麼狠心，真的是投敵了。結果揭出的謎底是，他有一個口袋，是贈給妻子的，並在她的衣服上右方為她縫上一個藏錢的暗格。而他的

### 錯過了(希拉里)

獨家風景

看得令人有些傷感，雖然那是美國人的傷感。希拉里上周公開表態不會競逐下屆總統，也不會與奧巴馬拍檔連任副總統，更不會在下屆政府中擔任任何職務，二零一二年之後將「全身而退」。而就在上月，民意調查結果卻顯示，希拉里是最受美國人歡迎的政治人物，其中三分之二人更為零八年大選沒選她感到懊悔。

記得當時這場黨內初選競爭很激烈，希拉里很努力，她在競選中曾淚淚而說：「不容易，如果不是相信這是對的，很難堅持下去。」但那段時間，也是希拉里自一九九三年成為第一夫人而名聞全球最具光采魅力的時光，尤其是那場退選演說。

希拉里很大氣，當時，她眼神明亮而充滿了自信，從容有度地走上講台，呼籲粉絲支持奧巴馬，她說：「今天的孩子都會把黑人或女入黨總統視為理所當然。」記得台下的克林頓望着妻子的表情，眼裡含着淚。

幸好，奧巴馬不計前嫌，委任她當國務卿，而三年多風塵僕僕的外交生涯已充分展示了她的實力。然而，這位在學生時代就展現了政治睿智的女人，真正的光芒卻是在丈夫隱退之後。

她受丈夫之醜聞所累，卻也因醜聞而起，得到的不僅是同情，而是尊敬。一九九八年是她人生的轉折點，那年年底她接受美國《Vogue》專訪，並脫胎換骨成為這本「時裝聖經」的封面女郎，在晚裝大師Oscar de la Renta那襲紫紅色禮服包裹下，悠閒地坐着，從容的笑臉代替了皺巴巴的表情。誰會記得她是一位受丈夫婚外情困擾多年的五十一歲女人，記得當時有美國專欄作家稱她為「世界上最性感的女人」。

三年前，美國出現了黑人總統，國際政壇也出現了多位「希拉里」，但真正的希拉里不會再選了，共和黨的佩林也說不爭黨內提名……可見，選舉對選民也是一種風險投資。

只是，克林頓當了八年美國總統，希拉里卻耀目了十八年。到底，誰錯過了誰？